



百米高空中,两人通过独木桥抵达工作地点。

“蜘蛛人”黄金拍档



悬在半空,一寸寸清洁着大楼的玻璃。

文/片 本报记者 刘涛

城市的发展衍生出超高空作业的工种,他们攀附于城市的百米高楼外墙,时刻承受着风险,他们是高空“蜘蛛人”。



高空“蜘蛛人”。

3月26日,日照新市区一座34层,嵌满透明玻璃的大厦在暖阳下熠熠发亮。几个黑影早已经拉下一根根细绳在空中荡来荡去。记者来到他们工作的位置,这里距离地面百米开外。

从高楼塔顶向下看,平时的高楼显得矮小了许多,汽车更是小得像虫子,记者双腿顿时发软,头发晕,适应了许久才缓过神来。

杨树松和刘加福则坐着吊板已经滑下去,他俩是发小,从小就在一起玩,性格开朗的两人悠然自如,不仅清洗外墙觉得不费劲,干活的时候还相互开着玩笑。

“我今年37岁,住东港区大村,他比我小一岁,住潘家岭,我俩从小一起玩,开玩笑习惯了。”刘加福说。

两人搭档干活,总是刘加福先下到坐板上杨树松再把工具递给刘加福,给他检查安全绳。

一根绳子、一块木质坐板、一个钢制U形扣、两把刷子和一只装着半桶玻璃水的桶,这是他们的全部工具。

“说起来老杨还是我的师傅,我们住邻村从小一起玩到大,干这行是老杨把我领进的门,两人一起干有个照应心里也踏实。”刘加福说。

虽然说起来好像很轻松,但是高空作业时一根绳子吊在半空,下面的人看着都心慌,更何况在上面的人。

杨树松说,开始时也没有什么专业培训,一上来就跟着师傅干活,刚开始也有点害怕,从两三层的住宅慢慢干,五六层楼的活开始就觉得挺高的,大概两三个月就适应了,现在不管多高也不觉得害怕。

一天三百块钱的工资,一个月大约能干20天,平常人看来,在日照本地这样的工资水平属于中等偏上,但对于“蜘蛛人”这个行业来说,高收入是与高风险并存的。



杨树松将工具递给刘加福。

杨树松告诉记者高空作业最怕是有风的天气,风力四五级的天气就干不了了,尤其是高空中风力会更大一些,有些气流的因素会让高空作业变的非常不安全。

“我于这行也得有四五年了,其实真正的几十层的高空

作业也就是这一两年才开始干”,城市的发展衍生出超高空作业的工种,杨树松和刘加福成是他们中的一员。

“干这行有风险这是坏的方面,反过来想,站得高看得远,能欣赏更多的美景啊!”杨树松说。